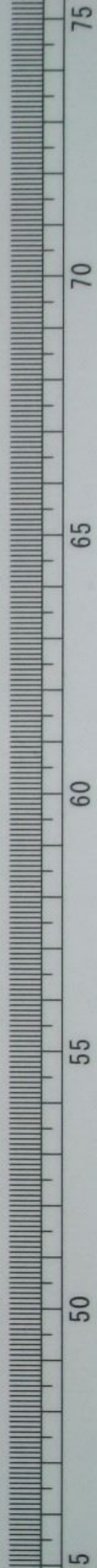


醫酉籍攷

卷二十三二十四
方論一二

武
2
13



武
2
13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岡氏
齋

岡氏
齋

醫籍考卷二十三

方論一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編

張仲景傷寒卒病論

新唐志十卷

存

隋志曰：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七。

自序曰：論云：余每覽越人入鏡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

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
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
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
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
付凡醫冀心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
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
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
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
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狗物危若冰谷至於之也余宗
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

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
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
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
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
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
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
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
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
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
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主部

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髮髻明
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
尚方術諸事斯語漢長沙守南陽張機著

何顛別傳曰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顛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
高後將為良醫卒如其言顛先識獨覺言無虛發王仲宣年
十七曾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湯不治且成門後
年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貫長也遠不治也後至三十疾果
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太子御覽

醫林列傳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

於治療尤精經方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為名醫
於當時為上手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
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
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其文辭簡古典雅古今治傷寒者
未有能出其外者也其書為諸方之祖時人以為扁鵲倉公
無以加之故後世稱為賢聖

古琴疏曰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祖精於治療一
日入桐栢山覓藥草遇一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脉
何也其人以實具對乃罅山穴中老猿也仲景出囊中丸藥
遺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

相報仲景劉為二琴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皇甫謐曰張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珍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甲乙經序

又曰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其精指事施用同上

又曰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晉書本傳釋勸論

高湛曰王叔和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太平御覽

葛洪曰仲景開胸納赤餅抱朴子

孫思邈曰江南諸師祕仲景要方不傳

孫奇等序曰夫傷寒論蓋祖述大聖人之意諸家莫其倫擬故晉皇甫謐序甲乙鍼經云伊尹以元取三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大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其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得不謂祖述六聖人之意乎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南陽人名機仲景乃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始受術於同郡張伯祖時人言識用精微

過其師所著論其言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淺聞寡見者所能及自仲景子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非不才也但各自名家而不能脩明之閱寶中節度使高繼冲曾編錄進上其人理并錯未嘗考正歷代雖藏之書府亦闕於鑿按是使治病之流舉天下無或知者國家詔儒臣校止醫書臣竒續被其選以為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今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十卷總二十二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今請頒行

朱肱曰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為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

函名之其重于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趙希弁曰仲景傷寒論十卷漢張仲景述晉王叔和撰次按名醫錄云仲景南陽人名機仲景其字也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以宗族二百餘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二十三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善醫者或云仲景著傷寒論誠不刊之典然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孺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此其所闕者蓋陳蔡以南不用柴胡白朮二湯治傷寒其言極有理

陳振孫曰傷寒論十卷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建安

中人其文辭簡古奧雅又名傷寒卒病論凡一百一十二方
古今治傷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

嚴器之曰伊尹以元聖之才撰成湯液俾黎庶之疾疾咸遂
蠲除使萬世之生靈普蒙拯濟後漢張仲景又廣湯液為傷
寒卒病論十數卷然後醫方大備茲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
晉太醫令王叔和以仲景之書撰次成叙得為完帙昔人以
仲景方一部為衆方之祖蓋能繼述先聖之所作迄今千百
餘年不墜於地者又得王氏闡明之力也傷寒論十卷其言
精而奧其法簡而詳非寡聞淺見所能闕究

劉完素曰漢末之魏有南陽太守張機仲景恤於生民多被

傷寒之疾損害橫天因而輒考古經以述傷寒卒病方論一
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然雖所論未備諸病仍為道
要君能以意推之則思過半矣且所述者衆所習者矣故自
仲景至今甫僅千歲凡著述醫書過往古者八九倍矣夫三
墳之書者大聖人之教也法象天地理合自然本乎大道仲
景者亞聖也雖仲景之書未備聖人之教亦幾於聖人文亦
玄奧以致今之學者尚為難矣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
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况仲景之書復經太醫王叔和撰
次遺方唐開寶中節度使高繼冲編集進上雖二公操心用
智自出心意廣其法術雜於舊說亦有可取其間或失仲景

本意未符古聖之經愈令後人學之難也原病式序

吳澄曰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嘆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加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卑弱殊甚然後知序乃仲景所自作而傷寒論即古湯液論蓋上也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非其自撰之言也晉王叔和重加論次而傳錄者誤以叔和之語參錯其間莫之別白洛人書辨序

呂復曰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撰次而宋成無己復為之註釋其後龔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祚和王實之

流固亦自有開張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徃徃及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闢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無於三因論其意甚奇可見矣

王履曰讀仲景之書當求其所以立法之意苟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知其書足以為萬世法而後人莫能加莫能外矣苟不得其所以立法之意則疑信相雜未免通此而礙彼也嗚呼自仲景以未發明其書者不可以數計然其所以立法

之意竟未聞有表章而示人者豈求之而不得之歟將相習
循而不求歟抑有之而余未之見歟余雖不敏僭諸陳之夫
傷於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發於所感之時
不即病者遇時而發於春夏也即病謂之傷寒不即病謂之
溫與暑夫傷寒溫暑其類雖殊其所受之原則不殊也由其
原之不殊故一以傷寒而為彌由其類之殊故施治不得以
相混以所彌而混其治宜乎貽禍後人以歸處於仲景之法
而委廢其大半也吁使仲景之法果貽禍於後人傷寒論不
作可也使仲景之法果不貽禍於後人傷寒論其可一日缺
乎後人乃不歸咎於已見之未至而歸咎於立法之大賢可

謂溺井怨伯益失火怨燧人矣夫仲景法之祖也後人雖稜
易無窮然莫能越其矩度由莫能越而觀之則其法其方果
可委廢大半哉嗚呼法也方也仲景專為即病之傷寒設不
兼為不即病之溫暑設也後人能知仲景之書本為即病者
設不為不即病者設則尚恨其法散落所存不多而莫能禦
夫粗工妄治之萬變果可憚煩而或廢之乎是知委廢大半
而不覺其非者由乎不能得其所以立法之意故也今人雖
以治傷寒法治溫暑亦不過借用耳夫仲景立法天下後世
之權衡也故可借為以為他病用雖然豈特可借以治溫暑
而已凡雜病之治莫不可借也今人因傷寒治法可借以治

溫者遂謂其法通為傷寒溫暑設吁此非識流而昧原者歟
苟不余信請以證之夫仲景之書三陰經寒證居熱證什之
七八彼不即病之溫暑但一於熱耳何由而為寒哉就三陰
寒證而詳味之然後知余言之不妄或者乃謂三陰寒証本
是雜病為王叔和增入其中又或謂其證之寒蓋由寒藥誤
治而致若此者皆非也夫叔和之增入者辨脈平脈與可汗
不可汗等諸篇而已其六經病篇必非叔和所能贊辭也但
厥陰經中下利嘔噦諸條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併
無厥逆而同類者亦附之耳至若以藥誤治而成變證則惟
太陽為多縱使三陰證亦或有寒藥誤治而變寒者然豈應

如是之衆乎夫惟後人以仲景書通為傷寒溫暑設遂致諸
溫劑皆疑焉而不敢用

又曰王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
惜其既以自己之說混於仲景所言之中又以雜脈雜病紛
紜並載於卷首故使玉石不分至客相亂若先備仲景之言
而次附己說明書其名則不致惑於後人而思仲景矣昔漢
儒收拾殘編斷簡於秦火之餘加以傳註後之議者謂其功
過相等叔和其亦未免於後人之議歟余嘗欲編類其書以
傷寒例居前而六經病次之相類病又次之差後病又次之
診察治法治禁治誤病解未解等又次之其雜脈雜病與傷

寒有所關者未以附焉其與傷寒無相關者皆刪去如此庶
幾法度純一而玉石有分主客不亂矣然有志未暇姑叙此
以俟他日

又曰傷寒三百九十七法余自童時習聞此言以為傷寒治
法如是之詳且備也及考之成無己註本則所謂三百九十
七法者茫然不知所在於是詢諸醫流亦不過熟誦此句而
已欲其條分縷析以實其數則未遇其人遂乃反覆而推尋
之以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不及其數以有論有方有論無
方諸條通數之則過其數除辨脈法平脈法并傷寒例及可
汗不可汗可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諸篇外止以六經病篇

中有論有方有論無方諸條數之則亦不及其數以六經病
篇及瘧濕暍霍亂陰陽易差後勞復病篇中有論有方有論
無方諸條數之則亦過其數至以六經病瘧濕暍霍亂陰陽
易差後勞復篇中有論有方諸條數之則又太少矣竟不能決
欲以此句視為後人無據之言而不從則疑其或有所據而
或出仲景叔和而弗敢廢欲尊信而必從之則又多方求合
而莫之遂宋林億等校正傷寒論其序曰今按定張仲景傷
寒論十卷總二十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余於是就其下
卷二十二篇而求之其六經篇霍亂篇陰陽易差後勞復篇
中有方治諸條以數為計又重載於各篇之前又謂痲病至

急倉卒難尋復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今為八篇亦以數為計繼於陰陽易差後勞復篇之後其太陽上篇註曰一十六法太陽中篇註曰六十六法太陽下篇註曰三十九法陽明篇註曰四十四法少陽篇不言法太陰篇註曰三法少陰篇註曰二十三法厥陰篇註曰六法不可發汗篇註曰一法可發汗篇註曰四十一法發汗後篇註曰二十五法可吐篇註曰二法不可下篇註曰四法可下篇註曰四十四法汗吐下後篇註曰四十八法以其所註之數通計之得三百八十七法然少陽篇有小柴胡湯一法其不言者恐脫之也又可吐篇却有五法其止言二法者恐誤也併此脫誤四法於三百九

十七法之中亦僅得三百九十一法耳較之序文之說猶欠六法乃參之脈經其可汗可吐等篇外比傷寒論又多可溫可灸可刺可水可火不可刺不可灸不可水不可火諸篇欲以此補其所欠則又甚多而不可用竊嘗思之縱使三百九十七法之言不出於林億等而出於億之前亦不足用此言既出則後之聞者必當數數其是非以歸於正而乃遵守聽從以為千載不易之定論悲夫

趙嗣直曰仲景之書一字不同則治法霄壤讀之者不可於片言隻字以求其意歟

又曰仲景傷寒一書人但知為方家之祖而未解作秦漢文

字觀故於大經大法之意及有疑似

陶華曰仲景固知傷寒乃冬時殺厲之氣所成非比他病可緩故其為言特詳於此書而畧於雜病也倘能因各以求其實則思過半矣不幸此書傳世又遠遺佚頗多普太醫令王叔和得於散亡之後詮次流傳其巧博矣惜乎以己論混經未免穿鑿附會

黃仲理曰仲景之書六經至勞復而已其間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纖悉畢備有條不紊也辨脈法平脈法傷寒例三篇叔和采摭群書附以己意雖間有仲景說實三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又痊濕喝三種一篇出金匱要略叔

和慮其證與傷寒相似恐後人誤投湯劑故編入六經之右致有宜應論別之語是為雜病非傷寒之候也又有不可汗宜汗不可吐宜吐不可下宜下并汗吐下後證叔和重集序篇末比六經中倉卒尋檢易見也

陳楠曰辨脈法非仲景本之乃叔和所採摭者故多乖忤學者宜審別之

鄭佐曰傷寒論為文簡嚴而寓意淵奧離為六經法有詳畧詳者義例甄明非長餘也畧者指趣該洽非闕落也散之若截然殊科融之則約于一貫顧讀而用之者何如耳儒者既不暇讀醫流又鮮能讀是以微辭要義秘而不宣至謂此非

全書直欲分門平敘續臆說以為奇雜群方而云備使齋鏗
合治貂犬同裘如活人殺車等書皆仲景之類騰也

方有執曰張松北見曹操以其川中醫賢有仲景為誇以建安
言之則松亦仲景時人

又曰夫扁鵲倉公神醫也神尚矣人以為無以加於仲景而
稱仲景曰聖豈非以仲景之見諸事業載諸簡編者皆表章
夫人股肱素難達之天下通之古今易簡而易知易能非神
奇怪異人之所不可知不可能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是故稱
聖焉賈太傅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語
不虛矣然醫聖也書曰論何也論也者仲景自道也蓋謂憤

傷寒之不明戚宗族之非命論病以辨明傷寒非謂論傷寒
之一病也其文經也其事則論其心則以為始事於戚乃不
欲忘其初其多則惠我後人其意則又不欲以經自居易曰
謙謙君子此之謂也吾故曰名雖曰論實則經也雖然君曰傷
寒經殊亦矣必曰醫經稱情哉

又曰金匱序畧三傷寒卒病論卒讀倉卒之卒誠書之初名
此其有據也但不知卒病二字漏著於何時俗尚苟簡承襲
久遠無從可稽矣君子於此不能無憾焉

又曰辨症濕喝病證篇相傳謂叔和述仲景金匱之文雖遠
不可考觀其揭首之辭信有之也然既曰以為與傷寒相似

而致辨焉則亦述所當述者是故後人稱之爲仲景之徒云
辨脈法叔和述仲景之言附己意以爲尋經之辭譬則翼鳥
傳類也篇目舊名平脈次第二而僭經右夫傳不可以先經
論脈亦無先各脈而後平脈之理且平脈不過前數條冒事
必如此耳後亦各脈安得直以平脈名篇皆非叔和之舊其
爲後人之紛更明甚凡症濕鳴辨脈上下篇可汗不可汗可
吐不可吐可下不可下發汗吐下後脈證皆叔和分經及述
經外之餘言附己意以撰次之合經亦十一篇共目二十二
以爲全成仲景氏未嘗之遺書者也而第十七十八二十二
三篇則又皆抱空名而擁虛任無丹條之可檢實則二十九

篇之條丹耳皆叔和所紀之舊類如此世固有少此以爲非
仲景之全書而起其說者嗚呼是書也仲景之作於建安漢
年號也出自叔和之撰述晉太醫曹令也相去雖不甚遠豈
兩朝相隔矣是仲景之全書非仲景之全書誠不可曉也
又曰醫道之方法具備自仲景始故世稱仲景方法之相傷
寒論乃其書也攷求其方法義例明甚何謂例如中風一也
傷寒二也兼風寒俱有而中傷三也三病不同以皆同在太
陽故皆發汗發汗二者非例言乎何謂義如發中風之汗汗
之以桂枝湯發傷寒之汗汗之以麻黃湯發兼風寒俱有而
中傷之發發之以大青龍湯一例發汗而三陽則不同非以

其各有所宜之義字。然則方法者，道之用也。創者，所以行其方法也。義則其行而宜之之謂。是已。是皆相須而不相離。一致之謂道也。帝此為然哉。其餘各屬，悉皆類此。條目具在也。夫何無己之注解，不省義創原屬方法中，法外又獨有傷寒之例。獨例傷寒而置諸各屬，舍義而獨曰例，豈仲景之言其後人之偽明亦甚矣。偽創者誰，或曰叔和。謂叔和者，以其編述也。編述論而出始，則叔和之於論，誠功之首也。乃若又偽此例，則後之醫傷寒者，不知通求各屬，但務專擬於傷寒，倣例而行，仲景之道反愈晦。而至今愈不明，究其叛亂，不曰尼於此例，以^至如此乎。以此言之，則叔和者亦一罪之魁耳。賢

如叔和愚意，其智不乃爾也。或曰無己，謂無己者，以其注解也。此則近似何也。已任注解，則當精辨論之條目，詳悉各屬本義，以通諸後，不當復強苟且一槩。狗已朦朧，訓為傷寒比之於例，儼然一家口語。以此擬已，夫復何疑。且創苟在，非已前亦當暴白其非，不令得以迷誤。繼述是也。奈何憎此不為，乃固尾之以阿順可乎。

閱芝慶曰：傷寒論之稱語證也。證雖紛然，稱有定例。其中微者，非易窺測。至於編列次序，豈不難乎。凡稱某經病者，以病在此經也。六經傷寒固如此。雜病亦有此者，如太陽濕證，喝證之類，甚辨似傷寒之雜病，稱某經者，也有以傷寒二字冠

之者如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之類蓋兼中風而言者也以傷寒為病多從風寒得之故或中風或傷寒總以傷寒稱也其中專稱傷寒不兼中風者如傷寒脈浮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之類是也有中風傷寒之外如溫病風濕之類亦在論中者以明不可混稱傷寒也有但稱病人但稱病稱厥稱嘔稱下利等證不明言傷寒中風雜病者大槩論之也論中稱有定例如此叔和編述以惠後世乃立一見而先列辨脈平脈二篇蓋謂論病當先明脈也傷寒例為六經諸篇要領故以統論者列於脈法之後瘧濕喝三種有似傷寒故辨又次之脈既明矣要領舉矣相似之證別

論而不得者矣斯可細論六經總以霍亂諸篇乎
又曰傷寒有例猶律法有例罪有明證從例治之病有明證從例治之是皆所謂法也證可定罪之名證可定病之名正名所當是也傷寒例先正傷寒所由名遂及溫暑者時行冬溫寒疫所由名各正其名者欲發明傷寒與諸病相異故論傷寒而畧言諸病耳此傷寒例所由名也彰之以六經脈證曰可汗曰可下是明例在可治者也兩感於寒者死不兩感於寒不傳經不加異氣者得自愈十三日不差者危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壞證治之是明例各不同者也又叮嚀病須早治治勿妄施仁愛之意深且切矣須知此篇乃論中綱領

僅道傷寒之常而未盡其變諸變不可勝數故後有六經諸
病發明此例前後一冊豈容偏廢哉方氏作條辨辨傷寒例
非仲景之言出後之偽遂削去之吾不敢謂此例皆仲景言
也中有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等語豈仲景言乎不敢謂
此例皆非仲景言也中有微詞異義發素問熱論所未發者
後人豈能為主謂叔和附以己意則可謂全非仲景之言則
不可且無論偽與非偽當觀可法與否以決應存應削削中
發明太陰脈尺寸俱沈細方氏註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浮竊
沈細一句證之例中發明厥陰脈微緩方氏註厥陰中風脈
微浮為欲愈竊微緩二字證之既竊大例則取之而以為可

法矣又胡為削之哉嗚呼傷寒之不明於天下由不得其要
領而昧失此例者衆也又謂仲景之道晦而不明厄於此例
以至謂成無己不能暴白偽例之非固為阿順妄以春秋趙
盾律之可乎

又曰世於仲景傷寒論每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二十三方
方固止於此法則論中可垂訓者言言皆法難以數拘焉今
按汪石山傷寒選錄所述出自類證者據其所云則以六經
主證後八篇為仲景傷寒論之正餘皆叔和採述仲景之他
書又附以己意者為三百九十七法之外矣由是方中行作
條辨以六經至證後為法而以有論有方及有論無方者均

數之其間以承上文立論如小柴胡論方後證治同文作
一法如云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
之同上文作一法又如問曰證象陽且一條同上文作一法
如此數之蓋求合於三百九十七之數耳其太陽上篇六
六法中篇五十七法下篇三十八法陽明篇七十七法少陽
篇九法太陰篇九法少陰篇四十六法厥陰篇五十四法
法篇二十法霍亂篇九法陰陽易差後陽後篇七法總三百
九十二法人據將舊本太陽中篇不可汗六法移在條辨第
十五篇中則是三百九十八矣此乃小差而所係重輕全不
在此亦不必論但當論六經主勞復八篇之外是法非法云

三百九十七法也夫失方則盡於八篇一百一十三而已法則
八篇固為法其餘亦皆法也所以有三百九十七法之說者
蓋檢八篇而計其方之數遂併計八篇中法之數耳可謂此
外非法哉其中卽有叔和附己意者不可升曰非法應思叔
和何如人也非悉由叔和者耶故曰論中可垂訓者言
皆法難以數拘也學者勿執三百九十七法之說而忽其餘
焉

王肯堂曰王叔和編次張仲景傷寒論立三陽三陰篇其立
三陽篇之例九仲景曰太陽病者太陽篇曰陽明病者入
陽明篇曰少陽病者入少陽篇其三陰篇亦依三陽之例

各如太陰少陰厥陰之名入其篇也其或仲景不稱三陽三陰之名但曰傷寒集病用某方主之而難分其篇者則病屬陽証發熱結胸痞氣蓄血衄血之類皆混入太陽篇病屬陰証厥逆下利嘔吐之類皆混入厥陰篇也惟燥屎及尿鞭不大便大便難等証雖不稱名獨入陽明篇者由此証類屬陽明胃實非太陽厥陰可入故獨入陽明也所以然者由太陽為三陽之首凡陽明少陽之病皆自太陽傳來故諸陽証不稱名者皆入其篇厥陰為三陰之尾凡太陰少陰之病皆自厥陰傳來故諸陰証不稱名者皆入其篇後人不悟是理遂皆謂太陽病諸証不稱名者亦屬太陽而亂太陽病之真厥

陰篇諸証不稱名者亦屬厥陰而亂厥陰病之真為大失仲景之法也

又曰仲景立法凡云太陽病者皆謂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也凡云陽明病者皆謂胃家實也凡云少陽病者皆謂口苦咽乾目眩也凡云太陰病者皆謂腹滿時痛吐利也凡曰少陰病者皆謂脈微細但欲寐也凡云厥陰病者皆謂氣上撞心痛吐衄也候如少陰病不一遂條曰脈微細但欲寐而總用少陰病三字括之者省文也故各條或曰少陰病及發熱脈沉用麻黃附子細辛湯者謂脈沉細但欲寐而又及發熱者用其方也或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煩不卧用黃

連阿膠湯者謂脈微細但欲寐二三日後變心煩不臥者用其方也後人不悟是理遂皆不察少陰病三字所括脈微細但欲寐之證但見發熱脈沉便用麻黃附子細辛湯見心煩不臥便用黃連阿膠湯尤為失仲景之法也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二

喻昌曰張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符為衆方之宗群方之祖禱以後人知見及為塵飯土羹

又曰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北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且而復且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以

為校正大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
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後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秘閣臣林
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葭粟
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
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己註傷寒論
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過於尊信叔和
徃徃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况其
他子如第一卷之平脈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及首
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為詮註者乃仲景之不
幸而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撰傷寒鈐法尤多不

經國朝王履所論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曆間方
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卽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
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
自明也其於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
屬卓識超越前人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于有餘
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
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為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
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者
四序中至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隸於大綱之下
然後仲景之書始為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

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三函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為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向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覽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節方之中。亦更有方。通身手眼。始得一點出識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燻。浸假由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

而吾生大慰矣。

又曰。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垂元化先哲脈法為一書。名曰脈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宣乎顯微。畢貫曲暢。創法製方之本音。以啓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脈之中。間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者。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隨平脈一編。妄入已見。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瞽後世。無繇復覩。黼黻之華。况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是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岐一脉。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所謂千

古疑城莫此難破茲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
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挿入溫病合病
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為食
實設不各為區別一槩混種混收鮮不耕者食者之困矣如
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
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當另立大綱顯自名
篇者迺情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
秋傷於暑執之旨盡晦致後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
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
易差後復等證不過條目中事耳迺另立篇名與六經並
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
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又曰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太音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
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瘧濕渴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
別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
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脈法
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
例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脈本名易
為辨脈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譏其僭竊耳若夫林
億之校正成無己之詮註則以脈法為第一卷矣按仲景自

叙云平脈辨證為傷寒卒厥論卷十六卷則脈法洵當隸於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竟移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為仲景孰為叔和子然猶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廼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傳後經之理况其蔓引髮鬚橫擗異氣寸瑜尺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長君逢君無所逃矢至其詮釋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為糟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程應旂曰論之為言斷也斷者蔽也分明指此為傷寒之愛書矣故首尾分篇只存論之體裁而別嫌明疑指奸摘伏深文大義目見於標篇之辨字上辨之為言語也詰者鞠也既詰且鞠則必無枉無偏方蔽幸自不得不借論以申其辨按程氏有辨傷寒論五篇王叔和序例數偽一篇冗文間語漫無統紀故省不錄

汪琥曰仲景論為方書之祖以內經中有論而無方也叔和起而撰次之知尊仲景矣但其於仲景論中插入己意使學者不知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以故後人誣議之云叔和變亂仲景傷寒論故其脈經亦受高陽生所竊取此其報也然仲

景書當三國時兵火之後殘缺失次若非叔和撰集不能延
至於後復有成無已為之註解也今醫易但責叔和之過而
忘叔和之功

又曰傷寒論自成註以後在昔明醫如李東垣不過以治法
略舉其要朱丹溪亦僅以疑處摘問其目未聞有以仲景原
論全解者至明李有欵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八卷乃成氏
之後一人而已我朝初有喻嘉言者推廣方氏未發之旨著
尚論篇五卷是亦仲景之功臣也復有程子郊倩御微一書
之意著後條辨六集其中亦有可採之處所可嫌者三家之
書皆倒亂仲景六經篇原文彼雖各有其理要之六經原次

或當日叔和未盡改易其間仲景妙義為知不反由此新編
而盡失耶况方書治病不過欲每條解明不致醫藥有誤而
已非若文公章句必欲承上起下也孔子云愛禮存羊凡六
經原次余不敢亂叔和之舊

又曰王叔和編次仲景方論三十六卷當是十六卷據論集
中云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叔和編次何至遽增二
十卷書邪况仲景當日止著論二十二篇尚未分為幾卷至
叔和始託名仲景撰成并辨脉平脉法為傷寒雜病論合十
六卷則是醫林列傳云三十六卷誤矣相傳仲景論有一百
一十三方考其書十卷內計方止一百一十二道

柯琴曰按仲景自序言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傷寒雜病未嘗分為兩書也凡條中不貫傷寒者即與雜病同義如太陽之頭項強痛陽明之胃實少陽之口苦咽乾目眩太陰之腹滿吐利少陰之欲寐厥陰之消渴氣上冲心等證是六經之為病不是六經之傷寒乃六經分司諸病之提綱非專為傷寒一證立法也觀五經提綱皆指內證惟太陽提綱為寒邪傷表立因太陽主表其提綱為外感立注故叔和將仲景之合論全屬傷寒不知仲景已自明其書不獨為傷寒設所以太陽篇中先將諸病線索逐條提清比他經更詳也其曰太陽病或已發熱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

者名曰傷寒是傷寒別有提綱矣此不時為太陽傷寒之提綱即六經總綱觀仲景獨于太陽篇別其名曰傷寒曰中風曰中暑曰溫病曰濕痺而他經不復分者則一隅之中可以尋其一貫之理也其他結胸藏結陽結陰結瘵熱發黃熱入血室謔語如狂等證或因傷寒或非傷寒紛紜雜沓之中正可思傷寒雜病合論之旨矣蓋傷寒之外皆雜病病不脫六經故立六經而分司之傷寒之中最多雜病內外夾雜虛實互呈故將傷寒雜病而合參之此扼要法也叔和不知此旨謂瘧濕暍三種宜應別論則中風溫病何得與之合論邪以三證為傷寒所致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則中風非傷寒所

致溫病與傷寒不相似者何不為之別之耶霍亂屬肝木為
患陰陽易差後勞復皆傷助動骨所致咸當屬于厥陰何得
別之篇目叔和分太陽三症于前分厥陰諸症于後豈知仲
景約法能合而病兼該于六經而不能逃六經之外只在六
經上求根本不在諸証名目上求技葉叔和以私意掣亂仲
景之原集于勞復後重集可發汗不可發汗諸篇如弱反在
關濡反在顛微反在下不知如何名反豈濡微弱瀰等脈有
定位乎其云大法春夏宜發汗春宜吐秋宜下設未值其時
當汗不汗當下不下必得其時耶而且利水清火溫補和解
等法概不言及所以今人稱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實由于

是夫四時各家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異汗吐下者因病而
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時自有此大法之謬後人因有
隨時同藥之道論脈黃桂枝湯者謂宜于冬月嚴寒而三時
禁用論白虎湯者謂宜于夏而大禁于秋分後與立夏之前
夫寒熱溫涼之逆用必先歲氣獨不曰有假者反之有是證
因有是方仲景因證立方豈隨時定劑哉當知仲景治法悉
本內經

又曰仲景言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是脈與症未嘗兩分
也夫因病而平脈則平脈即在辨症中脈有陰陽矣熱亞寒矣
于陽無熱惡寒發于陰是病之陰陽也當列前論之首浮大

動數名陽沈瀋弱弦微名陰是脉之陰陽也此條當為之繼
叔和既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脉是知叔和別立脉法從
此搜採耳試觀太陽篇云脉浮者病在表脉浮緊者法當身
疼痛脉浮數者法當汗出愈諸條脉法不入辨脉平脉篇是
叔和搜採未盡猶遺仲景舊格也由此推之知甘口脉浮為
在表及寸口脉浮而緊脉浮而數諸條皆從此等處採出脉
有陰結陽結條未始不在陽明中風中寒之間洒淅惡寒而
復發熱者未始不在少陽寒熱往來之部脉陰陽俱緊者未
必非少陰之文陰陽相搏條未必不在傷寒脉結代之際設
仲景別集脉法或有上下之分決無辨平之別矣名平各辨

皆叔和搜採諸說仲景所云各承家伎者是也叔和既改決
仲景原文獨為傷寒立論十六卷中不知遺棄幾何而今六
經之文夾雜者亦不少豈獨然仲景舊集哉世以金匱要略
為仲景雜病共經魔魁之後乎

張志聰曰註解本論必明仲祖撰論之原方為有本其序有
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之說素問九
卷者素問八十一篇內有遺闕故舉其卷靈樞君臣問難八
十一篇毫無遺闕故舉其篇陰陽大論者素問中大論七篇
皆論五運六氣司天在泉陰陽上下寒熱勝復之理胎臚藥
錄者如神農本草經長桑陽慶禁方之類其序又云經絡府俞

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敏豈能探其理
致哉由是而才識之士須知仲祖撰論本虛素而補其未盡
必于傷寒原序玩索有得胎臚羅列之謂

又曰本草靈素聖經也傷寒要略賢論也賢論猶傷者之四
書聖經猶傷者本經奈千古以來天下之醫祇求方伎以行
術不求經旨以論病仲祖序云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
各承家技終始順舊舉世昏迷皆不能覺悟者是也夫本論雖
論傷寒而經脈藏府陰陽交會之理凡病皆然故內科外科
兒科女科本論皆當讀也不明四書者不可以為儒不明本
論者不可以為醫經云非其人勿授論云傳與賢人甚哉人

之不易得也

張璐曰示嘗見王叔和集仲景傷寒論未嘗不廢書而三嘆
也嗟夫猶賴叔和為仲景之功臣使無叔和之集則傷寒書
同於卒病之不傳矣何能有六經證治乎

錢潢曰傷寒論一書按長沙公自序原云傷寒卒病論各十
六卷至西晉王叔和編次之後其卒病論六卷早已云亡後
人不得復見相傳謂叔和又次為三十六卷至宋成無己因
王氏之遺書又註為傷寒論十卷非唯仲景之舊不得復視
即叔和之書亦杳不可見矣第閱叔和所作傷寒序例一篇
其言用經文創多謬說亦殊不足觀不若遺亡之為愈也其

成氏註本原云十卷今行於世者究僅七卷以辨脈平脈為
第一卷其言原係仲景原文亦不為過但第二卷傷寒例一
篇乃王叔和所作非仲景原文因何亦列於七卷之中而及
居仲景六經之前非唯文理背謬且冠履倒置勢亂錯雜矣
其第七卷雖有霍亂陰陽易及瘥後諸復症元為仲景原文
而後之諸可與不可又非長沙之筆矣何以知之其卷首云
夫以疾疢至急倉卒雖尋故重集諸可與不可方治比之三
陰三陽為易見也如此語氣確為叔和所集况大法春宜汗
及春宜吐秋宜下之說於理未通均屬可刪

魏荔彤曰傷寒例叔和氏修緝醫聖之書發其凡例也列於

論首名之曰例標題原未有序字後人以其文近於序故更
名之曰序例成氏註之方氏刪之喻氏駁之程氏嘻笑且怒
罵之以為僭濫以為悖謬愚乎心靜氣論之其意亦未大舛
特欲推廣傷寒於傷寒外耳不知傷寒論原非論傷寒內
也例之大槩謂四時皆有外感之氣惟冬月乃正傷寒之名
欲推廣而反成拘執矣更為引伸春溫夏暑瘧病熱疫病
原思於傷寒外多所論列因醫聖自序中言傷寒疑似之間
誤入階馬故欲辨其是非以附益原書之義也但於諸証不
為條分縷晰一如凡例之制良乃參禱反覆籠統鋪叙以成文
既無太史公伯夷列傳手筆必見方壺圖板否則重樓疊嶂

矣例不成例序不成序是其才力之不逮體認之未真以尊
崇闡發之心竟成儒者自分兩歧迄難合一何也以醫聖原
兼萬病而論其一叔和之例欲分萬病為萬也至於詳明時
令氣化以別疾病感受仍是分晰異同之見何其冗亂無紀
乎因而及於藥治之遲早風土之涼燠以為明切實皆郭郭
不能得傷寒論之精深雖欲有言不能不流為冒語也復叙
六經傷寒及兩感之脈證與各有愈期不治之故在傷寒論
中已明此非贅疣耶最是初感風寒二邪大關巨節然無分
剖又何疎乎却將壞證牽入溫瘧等症既明溫暑瘧熱疫證
不同傷寒分時異感各成一病又忽有四變之說殊覺自相

秦起更及遲治誤治諸條曰若曰凡縱再增益千百亦若於
挂少漏多發凡起例不言全書持綱挈領之處而以己意泛
濫舉之曰此書之例書自書而例自例何以使人讀例而得
書之簡潔精微乎將徒畫蛇之足續鳧之蹠而已未雖明生
愈死亡之機終亦不可勝言總因不能合全書以為體會撮
其易簡之善著為知從之法乃以為既緝是書不可不以推
廣為發明本欲附驥名彰立言不朽抑知後人不少假借細
加指摘也耶愚故原其初念本在遵循非蒙違戾而智淺才
薄不能心得全書精義乃欲以多求勝備其闕略豈知醫聖
之文言近而指遠辭簡而意該乎然醫聖數千年正學賴此

不墜其功亦不衛敬仲序詩之下詩序雖經朱子刪駁而古
遠所傳於今不泯則叔和之例可以比照杜氏以例例春秋
矣至可例與否例之當否其例具在叔和不能自違其意者
後之讀例君子可以代明何必削之不許天下共見聞而求
其公是耶方氏謂以傳先經非體愚謂例也非傳也傳必附
經例則仍可首列也倘叔和當日能將所謂溫暑瘧熱疫諸
證各就專門分撰附經詳其脈論精言治法以述寓作如朱
子之補大學豈非醫聖之高弟醫門之功臣乎不能為此而
於例中叢雜言之吾知其於此數證原委亦未大明約略敷
衍不意乃成罪案因此沒其緝書原志則亦大可惜矣

又曰辨脈一篇的是醫聖原文其辭簡格其義深長與傷寒
雜病論心思筆致皆足令人紉繹不盡推證無方矣蓋辨脈
為論證之先務所以叔和叙次為第一不可謂以傳僭經也
既非叔和所能擬議原為醫聖高文巨典不妨置之諸論之
首以重診視之事矣於平脈分篇是否醫聖本意或叔和效
虞書中分三典之智字但忽首為韻語似及覺層廓淺近不
類一手豈少陵不能作散文而醫聖不能作韻語耶直應已
無可考孰得而屏之屏之反為僭矣

又曰辨脈平脈二篇亦非後人妄分為二也蓋於辨平二字
之義未能深悉也辨者分別之也平者較量之也平如平草

之平非平人之脈如謂篇中尚言平人之脈試觀之何其言
平人之脈十之一二言疾病之脈十及八九乎然則辨者始
條理也分為二推至於無窮也平者終條理也衡如一究歸
於不二也氣有陰陽邪亦有陰陽病必分陰陽脈必辨陰陽
故必分為二以辨之氣之陰陽有有餘不足邪之陰陽亦有
衰盛病因而有輕重脈必平陰陽權衡如一以平之細玩
二篇洵是此義不可悉舉略觀大意可知矣至於其文古穆
簡潔其義精微廣大惟段雪臺獨擅其能非王氏所可贊之辭
合傷寒例觀之亦自明編次於六經論之首先脈後証先辨
平子脈以審證後條列子證以處治序次亦未紊也

吳儀洛曰仲景書一語可當千百言每令人闡發不盡讀者
須沈潛反覆必於言外透出神髓斯為能讀仲景書耳
姚際恒曰傷寒論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此書本為醫家
經方之祖然駁雜不倫往往難辨讀者若不得其旨要
徐大椿曰仲景傷寒論編次者不下數十家因致聚訟紛紜
此皆不知仲景作書之旨故也觀傷寒叙所述乃為庸醫誤
治而設所以正治之法一經不過三四條餘皆救誤之法故
其文亦變動不居讀傷寒論者皆設想懸擬之書則無往不
得其義矣今人必改叙和之次序或以此條在前或以此條
在後或以此證因彼證而生或以此經因彼經而變互相詬

屬孰知病變萬端傳經無定古人因病以施方無編方以待
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度幾叔和所定為可信何則叔和
序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也對病真亦有
神驗者擬防世急則此書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輒加辨駁
以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無叔和安有紫書且諸人所編果
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經現證有異有同後人見陽經一
證襍于陰經之中以為宜改入陽經之內不知陰經亦有此
證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圓機活法泯沒不可問矣凡讀
書能得書中之精義要訣歷歷分明則任其顛倒錯亂而我
心自能融會貫通否則徒以古書紛更互異愈改愈晦矣醫

學源流論

周自五言曰仲景傷寒書為叔和編次已失其真即林億校本
亦已難得今世所傳惟成無己註釋之本而已至三百九十
七法莫不津津樂道而究鮮確指汪卷友亦云前人所未明言
其引張孝培傷寒類疏桂枝湯服後至以助藥力為一法溫
覆至如水流瀉又一法稱與諸家不同顧吾不知其何本而
有此考前明有吾虞翁閱美齋刻宋叔傷寒論全文其三百
九十七法於每篇之首註其幾先則節錄原文閱明第一第
二次於厚文之下後列一二三之數總計全書活法瞭然也
但不知出自叔和出自林億今之傳本亡之者殆為無己所

刪乎後人未見宋刻茫然不曉如王安道亦未之見也國朝
王晉三雖於每方之下註以各法亦不過繼張孝培汪苓友
之志而愛禮存羊究有未能悉洽者故愚以為註書不應改
移宜就文辨論如朱子之賢闕文錯簡皆仍其舊無已何
人而乃擅削以致迄今盈庭聚訟也吳醫彙講

按先子曰傷寒論後漢張仲景著晉王叔和撰次經
六朝隋唐而未見表章者至宋治平中始命傷臣校定
是書孫奇等序載開寶中節度使高繼冲曾編錄進上
然其書文理舛誤未嘗校正歷代雖藏之書府亦闕於修言
校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定張仲景傷寒論

此即麻黃湯之所主
其十分之七言盡以
麻黃湯一證而死乎
此益傷寒

十卷總二十二篇合三百九十七法除複重有一百一
十二方其命書以傷寒者仲景自序稱其宗族餘二百
建安統年以來猶未十於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
居其七感往昔之論喪傷大損之莫救遂作此書攷論
中傷寒乃外感中之一證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
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為傷寒者外感之
總稱也素問黃帝問熱病者傷寒之類也而岐伯答以
傷寒二日太陽云云難經曰傷寒有幾曰有中風有傷
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千金方引小品曰傷寒雜士
之辭云天行溫疫是曰舍間號耳不說病之異同也考

之衆經其寔殊異矣肘后方曰貴勝雅言總呼傷寒也俗
因號為時行外臺秘要許仁則論天行痲曰此病方家
呼為傷寒而所以為外感之總稱者蓋寒為天地殺厲
之氣亘於四時而善傷人非溫之行於春夏暑之行於夏
各王于一時之比是以凡外邪之傷人盡呼為傷寒仲
景所以命書者祇取乎此而已如麻黃湯證則對中風
而立名者即傷寒中之一證其義迥別矣後漢書霍亂
政論曰夫能經鳥伸蟻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
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此所謂傷寒者指天行痲
即是雅士之辭也而仲景稱之以論者是論難之論內

經諸篇句有岐黃問答之語者必係以論字無之者則否
金匱要略各篇題下有論幾首證幾首方幾首攷之原
文其云論者乃問答之語也朱震亨格致餘論序云假
設問答仲景之書也其為論難之義較然矣後龔尊崇
之至遂以經論之論釋之恐非仲景之本旨也仲景自
序首題曰傷寒卒病論卒乃雜之訛序中云作傷寒雜
病論合十六卷其為誤寫可知矣隋志有張仲景方十
五卷而無傷寒論之目益得非當時以湮晦而不見之
故耶舊唐志亦不收之至新唐志則云王叔和張仲景
方十五卷傷寒卒病論十卷雜之訛卒其來舊矣雜病

乃對傷寒而謂中風歷節痺虛勞等之類雜病論即
今金匱要略喻昌曰卒病論已不可覩錢潢云卒病論
早云七程應旂曰本論具有治雜病之方法柯琴曰條
中不貫傷寒者皆是雜病故曰傷寒雜病論此說並不
可從也又隋志載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亡今傷寒
論每篇盡冠辨字即指今傷寒論而其云亡者蓋十金
方稱江南諸師秘傷寒方法不傳然則隋志云亡者其
實非亡也而其云十卷者攷諸仲景自序乃缺六卷蓋
傷寒論十卷雜病論六卷各別行於世者而王壽外臺
秘要載金匱要略諸方而曰出張仲景傷寒論某卷中

則唐時其全佚十六卷不易舊目者才存臺閣中王氏
知弘文館圖籍方書等時特得探其秘要而載其著書
今所傳十卷雖重複頗多似強定十卷之數者然逐一
對勘大抵與外臺所引符則今傷寒論不可斷為非七
錄及唐志之舊也蓋外臺所引今攷其卷目桂枝湯出
第二卷中知太陽上篇出第二卷葛根湯麻黃湯小柴
胡湯小建中湯云出第三卷中知太陽中篇在第三卷
柴胡桂枝乾姜湯大陷胸丸大小陷胸湯大柴胡湯半
夏瀉心湯文蛤散白散云出第四卷中知太陽下篇在
第四卷大承氣茵陳蒿湯猪苓湯云出第五卷中知陽

明篇在第五卷半夏散及湯真武湯乾姜黃連黃芩人參湯云出第六卷中知少陰厥陰二篇在第六卷其第一第七第八第九雖無所考而葛根黃芩黃連湯云出第七卷中其餘不引藥方則當歸第一卷辨脈等篇第七以下乃汗吐下不可等篇且太陽病三日云云屬調胃承氣湯條今本載第五卷陽明篇云出第十卷傷寒汗出惡寒身熱大渴不止欲飲水一二斗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條今本失載蓋係子脫文而云出第十卷中知辨發汗吐下後病在第十卷由是觀之傷寒論大抵與今本無大異同如雜病則瘧濕渴在第十一卷

黃疸在第十四卷瘧病胸痺心痛寒疝在第十五卷嘔吐噦在第十六卷而百合病論並方霍亂理中湯附子粳米湯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並云出第十七卷中肺脹小青龍加石膏湯越婢加半夏湯肺癰桔梗白散並云出第十八卷中是王氏所見本不止十六卷乃知雜病分門次第與今本全圖要略大不同此可窺舊本之崖畧也晉皇甫謐甲乙經序曰伊尹以元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漢張仲景論廣湯液為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世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是精皆可施用安知伊尹作湯液所未經見唯漢書藝文志載湯液經

法四十卷。此豈伊尹所作歟。然仲景自序特云博採衆方。未言及湯液。士安去仲景時不遠。豈親觀所謂湯液者。而為此說歟。自序又云。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子脈。辨證。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若傷寒三陰三陽。乃原于素問九卷。傷寒中風濕病等之目。本于八十一難。其他如陰陽大論。雖未知何等書。然要之。纂舊典之文。而編著者。非悉仲景之創論。立方也。元日。天澄。作活人書。辨序曰。漢末張仲景著傷寒論。予嘗嘆東漢之文氣。無復能如西都。獨醫家此書。淵奧典雅。煥然三代之文。心一怪之。及觀仲景於序。卑弱殊

甚。然後知序乃仲景自序。而傷寒論。即古湯液論。蓋上世遺書。仲景特編纂云爾。吳氏此說。原于士安。其論未可定然。但至論文章之更變。則雖非我醫家所能及。似且以次身考鏡也。林億等校定序曰。張仲景漢書無傳。見名醫錄云。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晉書皇甫謐傳。其被稱于當時可見。晉去漢不遠。其言如此。仲景雖於漢書無傳。其為漢末人無疑矣。後漢書劉表傳曰。建安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蓋仲景。羨之族。豈表破羨之後。使仲景代之乎。林億等校定序又曰。自仲景于今。

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成無己亦曰仲景之書逮
今千年而顯用於世者王叔和之力也甚且仲景書當三
國兵燹之餘殘缺失次若非叔和撰集不能延至於今
功莫大矣而明洪武中薊溪黃氏作傷寒類證辨惑曰
仲景之書六經至勞復而已其間具三百九十七法一
百一十三方纖悉畢備有條而不紊也辨脈平脈傷寒
例三篇叔和采摭群書附以己意雖間有仲景說實三
百九十七法之外者也痲濕喝一篇出金匱要略叔和
反編入于六經之右又有汗吐下不可并汗吐下後
證叔和重集于篇末云此說原守王履源洄集但復以

傷寒例為仲景舊文也從此而降方有執喻昌柯琴輩
從而宗其說或駭或貶以加詆謫如序例則云搜採仲
景舊論外臺乃載其文揭以王叔和曰則此一篇叔和
所撰非敢偽託而作也至辨脈平脈汗吐下不可并等
篇叔和既於脈經中引其文以為仲景語高湛養生論
曰王叔和性沈靜好著述考遺文採摭群言撰脈經
十卷叔和脈經序亦曰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
論要決合為十卷其王阮傳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
悉載錄傷寒例固多不合仲景之繩墨而言屬荒謬者
然叔和亦一名士也豈有以我所立論嫁名於前賢而

為採摭于已著書中如毒于狡獪之伎倆于陰陽五行
漢儒好談之五藏六府經絡流注又記扁倉傳間及于
此漢志亦多載其書目仲景生於漢末何獨屏去今依
臨川吳氏之言而考之如六經三傳復文辭典雅蘊奧
者係于所撰用古經之文其他言涉迂拘而文氣卑弱
世人以為叔和所羈入者豈知非却是仲景之筆乎因
意傷寒例及原文中或曰疑非仲景方或曰無大黃恐
不為大柴胡湯或本云等之語皆叔和所錄其語氣明
顯此餘盡是仲景舊文而其義前後矛盾文理曖昧難
曉者古書往往有之又何疑焉方喻諸家逐條更定刪

改字句以為復仲景之舊殊不知益亦本來惑亂後人
莫此為甚視諸叔和其功罪之輕重果奈何也張遂辰
仲景全書卷首載醫林列傳曰王叔和撰次張仲景方
論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此原出于太平御覽引高湛
養生論然隋志等不載三十六卷目汪璠曰仲景為傷
寒雜病論十六卷叔和編次何至遽增二十卷書邪則
云三十六卷誤矣要之傷寒論一部全是性命之書其
所關係大矣故讀此書者際盡胸中成見宜於陰陽表
裏虛實寒熱之分發汗吐下攻補和溫之別而痛着工
夫欲方臨證處處療身親試驗之際而無疑殆也其中或

有條理抵牾字句句棘不易曉者勿敢妄為穿鑿大抵
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經義了然無太難解者太陽病
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王之類豈不主乎至
易乎學者就其至平至易處而細勘研審辨定真假疑
似之區別而得性命上之神理是為之得矣其所難解
釋諸家賈曲說者縱令鑽究其旨不免隔靴抓痒如以
其不的確明備者施之于方術則害於性命亦不可測
然則其所難解釋者置諸闕如之例而可也諺云開卷
了然臨證茫然足醫家之通患學者宜致思於此亦何
若以詆語古人為事乎哉

又按南陽府志載清張三翼墓建張醫聖祠序采芸張
仲景先生祠墓記稱南陽郡東高阜處父老相傳為先
生墓與故宅存在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休其碑墓遂沒
越二百六十餘年為崇禎戊辰有蘭陽諸生馮應葵著
感寒疾殆危恍惚中有神人撫體百節通快問之曰漢
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城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
七步有墓今將鑿井其上封之惟子後病愈十里走南
陽訪之不可得曰謁三皇廟有仲景像即紀石廟中而
去後數年園丁掘井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醫聖張
仲景墓云其言荒唐不足信矣三翼序中仲景名作璣

字考機古與璣通書海四璇璣玉衡釋文云璣本作機
晉書陸機字士衡可以證矣

醫籍考卷二十四

